# 盧塞恩旁的另一個世界

瑞士布爾根施托克（Bürgenstock）是一個如果跟旅行團一起，甚至是自由行來盧塞恩(Luzern)都很容易會錯過的絕美境地。

來到盧塞恩，一下車一定會先到有近七百年歷史的卡佩爾橋邊照個不停，然後去尋找紀念瑞士傭兵的悲傷的石獅子像，逛逛布滿購物街的名表專賣店，最後回到盧塞恩湖旁餵餵天鵝。

殊不知如果登上盧塞恩湖畔三號碼頭的遊船，就能帶人走進湖對岸的另一個世界——布爾根施托克。布爾根施托克是位於瑞士中部心臟地帶的一座「小山」，與旁邊兩千多米高的皮拉圖斯峰和三千多米的鐵力士峰相比，海拔只有一千米出頭的布爾根施托克在瑞士人眼中連「mountain（山峰）」都稱不上，只能叫「hill（山丘）」。但是當你下船隨即就能乘坐登山軌道纜車到達山頂，然後站在這個「山丘」頂俯瞰整個盧塞恩湖時，一定會連聲驚呼「美翻了」「美絕了」。

往下望，像雙面鏡一樣的光潔湖面透着平均百米水深的盧塞恩湖的孔雀藍，偶爾駛過的遊艇划開的水波和清風一起吹皺一小塊湖面，霎時間就似媽媽早晨掃平的床單一樣平整如初。望着望着，時間也停止了，和內心一起，和思想一起，無比的平和。

另一側，沿着山路健行一段，就是無盡的群山和草原，牛群散在和地毯一樣絨密的草場上，脖子上的牛鈴在低頭吃草間叮鈴作響，迴盪在山林草木間，特別悠揚。

一八七三年就建成的布爾根施托克度假村曾是荷里活明星的休假勝地，而現在重建的奢華酒店、餐廳與水療中心，讓一切如新，就如另一個世界平行存在盧塞恩湖上的天空。

▲在布爾根施托克望盧塞恩湖

樂 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 作家的煩惱

這是一位作家好友的真人真事。話說，這位朋友是一位小說作家，為免大家胡亂猜疑，我只能說他寫的小說都相當真實，故事發生在城市，並以尋常百姓為角色。換言之，他不寫童書，也不是寫報告文學。為什麼我要煞有介事地說明，大家再讀下去就會明白。

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記下有趣的遭遇、寫下忽發奇想的字句，可算是作家們的共同習作。我這位作家朋友也不例外，只是作為一個低度科技使用者，他不以手提電話記事，而繼續沿用他隨身帶着的一本小小拍紙簿。作家朋友與太太結婚多年，他們分工清晰（也相當傳統），男的負責出外工作應酬，女的負責家中大小事務。他們之間關係親密，而且互相尊重、信任，朋友跟我說：「我連日記簿也可以安心地放在床頭，而不會覺得她（太太）會翻閱。」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太太翻閱了他寫筆記的拍紙簿。太太為什麼會突然翻開拍紙簿已不是問題所在，反正都是「剛好」、「順手」翻開了，又「無意間」、「不知不覺的」讀起來，而重點是：如此這般的情況下，我的朋友收到太太突如其來的質問：「×年×月×日，你跟誰分手了？」「我跟誰分手了？」朋友莫名其妙地問道。當然，太太繼續追問，並坦言讀了他的拍紙簿。原來，他在×年×月×日，在拍紙簿上，寫下了一段以第一人稱出發的分手感觸。「那是小說用的材料啊！」朋友辯解說，而他的太太表示：「誰會相信呢？」

作家的重大煩惱(之一)，莫過於此。這位作家朋友百詞莫辯，他的解釋越是說得有道理，越是容易遭到貼上「運用作家說話天分而詭辯」的標籤陷阱。最終，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這也只能怪他天真地低估了人性的好奇心。

「我光明正大，怕什麼她的好奇心呢？」朋友說，但他不明白的是：怕，就是怕大家的不相信，就像當下的讀者也不會相信這位「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而大家都會懷疑我在說自己的親身經歷。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 前輩的足跡

八月十五日，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舉行了紀念黃慶雲女士逝世一周年展覽的開幕式及講座。展覽的內容是「世紀的童話」，講座主題是「黃慶雲與香港大學」。

展覽大廳展出了我們昵稱為「雲姨」的黃慶雲女士一生的創作及生活足跡，從圖片、手稿、照片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快樂與充滿愛心的兒童文學作家的人生，還有這位兒童文學先驅所作的貢獻。開幕式由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博士致開幕詞，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博士作了主體發言。兩位介紹了香港大學的發展簡史、著名文人學者與香港大學的關係，以及港大在歷史上所表現出的家國情懷。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前副教授霍玉英博士作了「識見與氣度」的發言，介紹了雲姨與詩人、兒童文學作家鷗外鷗相交相知的故事，還有她為鷗外鷗正名所作的努力。雲姨早年就讀過的中山大學，由蕭海鶻副校長率隊前來，代表中山大學對老校友致送了一份敬意。

雲姨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大學在廣州讀書，日本人侵華廣州淪陷時她轉到港大借讀。在當時的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許地山的支持、指導、幫助下出版了兒童雜誌《新兒童》。該雜誌的「雲姐姐信箱」成了小讀者的知心朋友，雲姨以她的博愛和溫暖，以不同形式的作品，為小朋友提供了成長養料。這些小讀者長大甚至到了老年，都一直記得幫助過他們的雲姐姐和《新兒童》。

雲姨是出色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在主持一個兒童文學課程時，我曾向學生介紹過雲姨的童詩《搖籃曲》、童話《月亮的女兒》，學生討論時很是活躍。我在文學創作道路和職業安排上，都得到過雲姨的關心，她甚至在穿衣妝容的細節上都給過我具體的意見。她亦師亦友，是我永遠感銘於心的。在講座上，我也講了與雲姨交往的故事，眼前又浮起了雲姨親切的面容和優雅的身影。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 莎翁的醉心花

看莎士比亞的話劇，常發現不少細節與中國戲曲相似，比如《威尼斯商人》裏的女扮男裝、《奧賽羅》的遺落的手帕，與他同時代的是寫出《牡丹亭》的中國明代戲曲家湯顯祖，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彼此借鑒創作的可能性很低。莎翁作品與中國戲曲走得很近，最大可能性是中國戲曲創作者主動借鑒了莎翁作品。以京劇代表的地方戲曲最鼎盛時代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少記者、作家等知識分子酷愛戲曲，從票友成為戲曲改良的生力軍，不少話劇劇作家與導演主動承擔起戲曲老戲改良、新戲創作的工作，不自覺地將莎翁名劇橋段移植到中國戲曲劇本中，造就了戲曲的繁榮。

莎翁與湯顯祖二人雖不是同年生、卻是同年辭世，三年前，中國戲劇界曾舉辦了莎湯逝世四百周年紀念活動，推出了一批根據莎士比亞名劇改編的中國戲曲新作，江蘇省崑劇院的新編崑曲《醉心花》即改編自《羅密歐與朱麗葉》。

編劇羅周將莎翁筆下的冤家改成姬、嬴兩大家族，兩大家族一對年輕男女一見鍾情，樓台會上私定終身，莎翁裏的神父變成了師太。莎翁此劇核心是對上帝的嘲諷，原著中羅朱二人殉情後，神父落荒而逃，正是當年人文精神的張揚。但《醉心花》中的靜塵師太沒逃走，她最終承受命運嘲笑。崑劇中羅密歐的僕人掃紅替主捨命也頗為精彩。該劇主演是梅花獎得主單雯與擁有大量戲迷的施夏明，他倆是江蘇省崑劇院演員的中堅力量。該劇導演是柯軍，樂隊與音效上考慮到了當代觀眾的審美習慣，唱腔設計遵循傳統，在敘事節奏上卻具備現代審美。香港話劇團《梨花夢》也有詐死的核心情節，毒藥名曰「還魂香」。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 《八分音符先生》

暑假期間，帶孩子觀賞康文署舉辦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節目，是我每年的必然選項，上星期先在大會堂劇院看了多媒體戲偶音樂劇《八分音符先生：德布西之夢》。

單看其副題便可想像到演出的形式。「多媒體」差不多是現代劇場的通用方式，即是演出包含錄像投影。舞台科技日新月異，大部分演出採用的投影，已非從前那種幻燈片效果，而是近乎影片形式，而且可在舞台全方位投射，為演出營造如夢如幻的劇場氣氛。「戲偶」乃是兒童劇的常見工具。《八》劇採用西方現代戲偶，包括蝴蝶、飛鳥、輪船、音符、大眼睛……總之，任何物件放在演員手上，便由演員將之賦予生命。戲偶不用講究寫實或寫意，只要能向觀眾傳達一份意念便可。「音樂」是人類共通語言。《八》的劇情很簡單，就是有關浪漫時期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創作靈感。因此全劇沒有語言和對話，並由一位鋼琴家演奏德布西本身的原創音樂，既為全劇作出伴奏，同時亦讓觀眾欣賞美妙樂曲。

我的孩子觀賞《八》劇時，自然被舞台上各項綜合元素所吸引，若問他是否了解劇情，似乎並不必要。我卻發現另一特別之處。除了鋼琴家之外，全劇只有兩男一女的演員，分別飾演德布西兩夫婦和另一多變角色。飾演德布西太太的女演員身穿白色鬆身裙子，肚子隆起似有身孕。觀劇初期我以為是角色的特別造型，但劇情發展下來，再加上我好奇地細心觀察，發覺該女演員確是懷孕。以我作為家長的經驗，胎兒應已有七至八個月。

女演員仍然落力表演，雖不至在舞台上翻騰跌撲，但仍有輕快舞姿，並且與男主角互相配合形體身段。我估計該巡迴演出劇團，起碼一年前已確定了是次演期，劇團也許不想安排其他演員代替，故此便由原創演員擔演。由此看來，演出乃是演員的目標和生命，無論情況如何，也不會輕易放棄。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懷舊一種

剛到長沙，出租司機就向我推薦本地飯館「文和友」，說不但味道正宗，且裝修別具一格，「像解放前」。

難道飯館走「民國風」？帶着這個疑問，我光顧了其中一家。「文和友」生意興隆，訂位不易。長沙五、六家店中，有的乾脆不預訂，顧客得排隊。我們去的那家稍空，訂到了最後一間包廂。到了店門口，看到招牌上「張牙舞爪」的圖案，才明白這是以小龍蝦出名的飯店。我對這種受到許多人青睞的夏令食品一向興趣平平，不過來的是本地人推薦的飯館，熱鬧有趣。

飯店一樓是大堂，幾十張方桌人頭湧湧。我們的包廂在三樓。經過宛如大學食堂的傳菜窗口，上面用燈光打出了「長沙人很行」的字樣，我幾乎看成了「長沙人銀行」。通往樓梯的牆上有巨幅標語，歪歪扭扭寫着「我們港滴長沙話是塑料普通話」。再細看店內裝修，可不是「舊社會」，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景象，九〇後出租司機搞錯了。包廂外有小陽台，內有木桌、方櫈、藤靠椅、九寸黑白電視，餐具也用搪瓷盤、搪瓷杯。一樓大屏幕投影，放的是當年流行的《酒干倘賣無》。

本地同行點了口味蝦（香辣小龍蝦）、油爆蝦（不辣）、鹵四味、豬血、血腸、辣椒炒肉等特色菜。總體感覺口味重，不是辣就是又鹹又油，我們外地人加了幾個素菜：清炒油麥菜、空心菜、乾鍋花菜等，好歹能吃。菜式粗獷，服務員上菜也豪放，給大家發了塑料手套、塑料圍裙後，把幾十隻油爆小龍蝦往桌上一倒，就讓我們開動了。

聽說「文和友」特別吸引年輕人。四川同行說，飯店複製的八十年代小縣城生活正是那時那地的人想要逃離的。看來懷舊也成了圍城之一種，身處其中的想出來，隔着時空距離的卻想進去。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 脫牙記

成語「馬齒徒增」是說年紀大了，卻無所建樹。事實上卻是年紀越大，牙齒越少，我就是其中一個。

上個星期吃東西時，左下方僅餘的一隻大牙有點疼。見牙醫的結果是此牙已補過多次，如今一隻牙腳斷了，有含膿跡象，建議脫除。

因為它是這部分僅餘的一顆，實在有點不捨。問醫生能不能保留？他說含膿有損健康，而且補無可補。

依約定時間前往脫牙，牙醫注射了三針麻醉藥。當針頭刺入面頰時有點痛，麻藥生效要等五分鐘，護士趁這時候講述脫牙後注意事項，包括要咬着止血用的紗布，半小時換一次。直至滲出的血變成咖啡色。口渴只可飲溫水，不要用吸管。暫時不要刷牙。吃東西用右邊，暫時吃較軟爛的東西。五分鐘到了，牙醫用器械鉗着那隻病牙搖動。才幾下子，護士說脫了，我一點痛都沒感覺到。醫生還為傷口縫了針，減少出血機會。我問「斷了的半隻牙腳也拿掉？」答案是當然。他要我在外面坐一會兒，如果沒事才可以走。

離開診所，止血紗布換到第四次，血水變成咖啡色了。晚飯時間已可進食。第二天晚上八時三十分，診所護士來電話，問一切可妥？我說「一切妥，謝謝關心！」

南牆集
阿 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六見報

# 遊覽少女峰

瑞士的溫根鎮海拔為一二七四米，我們在此住了一晚後乘坐纜車上到梅利菲展望台玩了大半天，此處高度為二二二五米，登高過程中，我的最快心跳記錄是一百三十，有氣喘不適但無恐懼感。適應下來後，我們於第三天從溫根乘坐黃色火車，至小夏戴克站轉乘紅色火車，向海拔三四五四米高度的少女峰進發。

一百多年前，瑞士一位工業巨頭在行山時突發奇想，可否在岩石間炸開一條隧道，建一條帶齒軌（防止下溜）的鐵路通向美麗少女峰？當地人期望發展旅遊業，十分支持他的設想，於是，經過十六年的艱辛努力及大量資金付出，這條鐵路終於開通了。當我們在小夏戴克站購買登山車票時，售票員得知我們來自香港，微笑着送上中文版的《少女峰鐵路護照》。

未入隧道前，車窗外下着小雨，一切籠罩在迷霧之中，幾次看到成群結隊的老牛，在無人看管下居然懂得禮讓火車先行駛過鐵軌，太可愛了！入隧道不久，火車在冰梅站略停幾分鐘，讓乘客下車透過玻璃觀看隧道外山景及上廁所，然後便一直在隧道中行駛了約半小時，當火車鑽出隧道後，眼前是茫茫雪原與燦爛陽光，湛藍天空下的少女峰清麗無比。

高山症反應還是有的，需走走停停，但相比收穫，一切都值得。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六見報

# 致敬祖國

日前有幸去昂船洲軍營觀看駐港部隊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二周年文藝匯演。能容納八百人的禮堂，坐得滿滿登登，一個空位都沒有。有一些人在過道的台階上席地而坐，輕輕地說着：「一年只有這一次，再累也要來看呢。」看來，「鐵粉」還真是不少。

晚上七時三十分，演出正式開始。聽了主持人的開場介紹才明白，原來，這場演出是專門面向香港市民的，由社會團體在日常的社會文化活動之後，以派票的方式邀請大家觀看。一個半小時的演出分為四個篇章：《傳承》、《忠誠》、《同心》、《強軍》。軍人們的演出總體上呈現了剛健有力的風格。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其中的兩個節目格外喜歡：

一個是女生獨唱《愛在香港》，這是一首節奏紓緩的歌曲，它深情地回憶了解放軍進駐香港二十二周年以來盡職盡責、勇於擔當、軍民共建的歷程。「那一年種下的紅紫荊，又一載春風滿樹新花；那一年放飛的白蘭鴿，又一回早潮情滿天涯」，當一九九七的回歸之夜、青少年在軍營中錘煉、駐港部隊潛心高端科技研究等一幀幀寶貴的歷史畫面在大熒幕上一一閃現，我心生感慨：愛香港，這愛多麼深、多麼真！

另一個是情景朗誦《軍營開放日記》。女軍官、男青年、老奶奶，三個人共同講述了在某一個軍營開放日發生的故事。最感人的情節出現在：女軍官在突如其來的暴雨中紋絲不動，老奶奶打着傘為和她女兒一樣年紀的女軍官擦去臉龐上的雨水。「什麼是軍民魚水情意深？這種發自內心的愛，不恰恰說明了軍人的保家衛國、無私奉獻一定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和愛戴嗎？」三個人共同發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愛？答案是：我們有共同的祖國，我們流淌着相同的熱血，這就是「根」啊！

散場時，我問與我同去的朱老師和他的愛人楊博士，這演出一年一度，明年還會來嗎？楊博士說，當然會！朱老師意猶未盡：「這晚會的主題太好了——致敬祖國。寓教於樂，喜歡！」好呀，那讓我們明年再來。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